

第六回 言情說義花下訂盟 遭惡逢恩途中過繼

詞云：

才美豈容他見面，見面相親，他定多留戀。不是眉尖送花卉，也應眼角飛鶯燕。只道逢仇遭作踐，不料恩星，恰又行方便。始知天地實無私，都是成全好姻眷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端居，這一年挨著他該正貢。他雖無意功名，安心罷了，當不得親友再三勸勉，也就動了一個癡想。暗自算道：「京師聚處，或者借此尋著女兒，也不可無。」只得收拾盤纏行李，又見昌儉閒著，就要帶他路上去服侍。昌儉也思量進京訪訪家主的消息，欣然允諾。因揀了個日子，出門長行不題。

卻說鳳儀在京，做了御史，他便敢作敢為，不避權奸。人俱畏懼。他因京中獨居不便，遂差家人來接夫人、小姐到京。不一日，家人到了家中，見了夫人、小姐，將書呈上，說知來意。夫人、小姐歡喜無限，遂一面將家事料理，俱付一老家人照管，又一面報知唐希堯。唐希堯聞知王夫人與小姐有此遠行，知留不住，遂同趙氏、唐昌備酒，到鳳家餞別。夫人接見，甚是歡喜。

唐昌見了小姐，面雖喜歡，而兩人心事，殊覺不樂。在母親面前不便說話，假托說園中芍藥盛開，同了去看。到了園中，那裡有心看花？但坐於花下偎倚倚。唐昌因說道：「芳容咫尺，無計相親。情已不堪，忽言遠別。人去天涯，誰傳音信？惟有死而已。不識賢妹何以教我？」小姐道：「哥哥所慮，正妹妹之所愁。然而無可奈何。所幸者，母親愛爾甚深，前言諒非虛謬。哥哥只宜安心靜俟，萬勿露出私情，為父母所薄。小妹同母親進京，倘一有機緣，必圖速報。」唐昌道：「令堂與妹心，心真意實，雖無變更，但恐此去，日遠日疏。倘老伯宦途交廣，設更有得意之人，知妹妹之賢，或以情求，或以勢洩，冰人力大，月老才強。一旦得於高才捷足，豈不令守株待兔之人失望乎？」

小姐聽了，不禁變色道：「哥哥何見之淺也！寧不知：『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』豈以前日盟言為兒戲乎？父母垂憐甚深，諒亦必無此事。設如兄言，到那水盡山窮，小妹以死殉兄，決不偷生，以辜兄望！」言訖，詞色俱厲。唐昌見了，連忙說道：「此愚兄之過慮也。聞賢妹冰鐵之言，不勝抱愧。從此以後，謹當靜俟，以待好音。前言唐突，乞賢妹恕之。」小姐道：「惟兄情深，故有此遠慮。何足為怪？這且勿論，但據小妹看來，婚姻事每每與功名相近。哥哥既有此才情，何不專心舉業，以圖上進？況且今正在試期，倘青雲起於足下，則婚姻自在掌中。望賢兄努力為幸。」

唐昌聽了，不勝感激。因致謝道：「賢妹如此諄諄，愚兄雖謫劣，敢不努力功名，以慰賢妹之望？」此時亭子上有現成紙筆，因取了題詩一首道：

細向蛾眉視，盈盈未十三。
有思皆慧想，無語不奇談。
淑性高千古，貞心過二南。
若非金紫傍，顧影也多慚。
小姐看了，見唐昌詩句清新，不禁感切。即依原韻，也和題一首。道：
撩鬢雖雙影，一心無二三。
柔情和夢守，密語托詩談。
駿馬須馳北，癡梅只放南。
相逢重出此，方信兩無慚。

唐昌見他才情敏絕，不露半點輕浮，已羨慕無窮。又見他殷殷勸勉，矢志相從，不勝感激。道：「賢妹情如潭水，味似醇醪。令愚兄未飲已先心醉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早心蕩神逸，不能自主。欲要貼身親近，無奈心頭一如小鹿亂撞，惟雙目呆視小姐。小姐見他如此，因說道：「哥哥何深情如此？豈不聞血氣未定之戒？況今已定盟，遲歸有日。若將河洲寤寐，作桑間濮上之求，小妹深不取也。」

唐昌聽了，如夢方覺。連聲道：「賢妹之言，真字字珠玉，敢不佩從！」因將所題二詩，彼此交贈，收留以作日後相逢之驗。二人在園又坐了半晌，見有人來，方才回房。幸得王夫人又愛姪兒，又愛女兒，見他俱在幼年，故隨他二人在園中看花耍子，一毫不疑。那曉得他二人如此定盟設誓？正是：

男女從來存大欲，沉於才美復多情。
一朝言別花陰下，安免相看感慕生。

又過了兩日，王夫人將家事料理已完，即日治裝起身。唐希堯趙氏都來送別，惟唐昌與彩文二人，到了臨別之時，不能一語。惟神情慘澹，各將手暗暗指心而已。不多時，王夫人同小姐起身，帶了僕從，一齊望北而去。唐昌與父母方才歸家，一時癡癡想念，若有所失。然亦無可奈何。正是：

再遇知何日，生離正此時。
便教如鐵石，那得不相思。

卻說端居帶領昌儉服侍，二人在路，水陸兼行，不只一日，到了京中。此時天下貢生皆集，選期又早，端居只得隨眾守候。及到了選期，人多缺少，又被這些營為鑽刺之人謀為去了。端居一個窮儒，又不善鑽刺，又無力營為，一時選不著，只得在京守候。又守了半年，方選了臨江府新喻縣儒學教諭。不日領了文憑，方出京而來。

卻說唐昌別了鳳小姐，雖然坐在書房中，然思思念念，如失了珍寶的一般，終日無情無緒，茶飯懶吃，書史無心，只默坐在書房中，無聊無賴。忽值宗師行牌到縣，縣官即出了告示，著童生到縣赴考。唐希堯見了，即走入書房，說道：「賢妹，你且放心，我這就來。」

論，童生赴考。你可打點去考一番，雖不能即進，亦可增光。」唐昌聽了笑道：「父親大人怎說得如此煩難？孩兒不試則已，試者功名二字，若在囊中，何足為奇！」唐希堯道：「但願你有志竟成方妙。」

唐昌暗想起鳳小姐勸勉之言，因想道：「我倘能僥倖成名，進京去見他一面，就容易了。再求父親一書，明明求婚去見，伯母於中贊襄撮合，不怕鳳老伯不肯。」遂打點精神，到了縣考之日，唐希堯帶了唐昌，送至學門。唐昌隨眾進去，題目到手，不待思索，信筆直掃。不到日中，兩篇文章已完。交卷出來，父母見他回家甚早，喜歡不過。隔不得數日，縣中出案，第一名就是唐昌。

又過月餘府考，唐昌進去，亦如拾芥，又取了第一名。唐希堯甚是得意。早哄傳了滿城中。俱稱羨唐家的兒子大有才學。府縣俱取第一。明日宗師處自然穩穩的一個秀才了。一時傳開，早動了一個忌才愛財的小人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唐希堯的族中姪兒唐涂。他讀書不成，專一結交衙役，生有二子。見唐希堯家事豐饒，並無子女，他每每央人，要將第二個兒子過繼與唐希堯為子，實要圖其產業。唐希堯因見他行事不端，不肯繼他。又忽見唐希堯繼了唐昌為子，心中大怒，屢屢設法算計唐希堯與唐昌。因見鳳儀回家一番，鎮壓住了，不便弄手腳。又料想唐昌後來大了，也不是我的對手。等得叔子死了，這份家事少不得還是我的。料想這個外姓的人承受不去。故一向含忍不發。

今忽然聽見唐昌進考，他還道是叔子要虛裝體面而已。不期縣中取了第一，府中也是第一，遂哄動了合縣。衙門之人俱恭喜唐涂道：「令弟是個才子，將來穩穩進學，後來中舉、中進士，也是你唐家的體面。」這唐涂聽了，越發火上添油，不勝惱怒。因暗暗要想個計策害他，卻一時無計，甚是惱悶。

忽一日，想了一個計策，大喜道：「若要除他，除非如此，如此，方神不知鬼不覺。」算計已定，只待臨時行事。過了些時，學道按臨，少不得這些各州府縣的童生一齊來考。到了五更，眾童生點名入場，唐希堯帶了兒子唐昌，正在左柵邊伺候，點名進去，等了一會，門上衙役早叫著唐昌，遂帶了場中所用之物，走進柵門。唐希堯不便跟進，只得由他進去了。

唐昌才走至門前，正要跨進門去，不期忽被二人在人叢中亂擠，竟將唐昌推推搡搡擠落在後。唐昌見退下來，只得又要擠上去。當不得身旁象有個人緊緊將他牽住，不但不容他上前，早一擁一撮，直從右邊退出柵門。唐昌慌了，大聲喊叫，怎當得人多聲雜，這些童生只好自願進去，那裡管他閒事？

唐昌正待再叫，竟被背後一人將衣袖捂住他的嘴，唐昌叫不出聲，遂被他抬到僻靜小巷中，一頓拳頭腳踢。可憐一個風風流流才學兼全的小學生，登時打死。你道何人下此毒手？原來就是唐涂。曉得唐昌五更進場，遂同了大兒子混在學道門旁，只候唐昌來動手。不期唐昌果然來了，唐涂父子竟將他擁出，一頓打死。

唐涂見他死了，方才快活，對兒子說道：「這雜種死了。如今家私都是你的了。如今趁此天還未明，無人行走，背他出城，就無事了。」因叫兒子背著。此時城門才開，竟一直背出城門，離城三里，放在一個土崗旁邊，將些亂草蓋好。唐涂父子竟回家去了。

卻說這日端居五更從飯店中出門，一路行來，坐著一乘轎子，正走到高崗，轎夫走得力乏，將轎歇下，去尋水吃。端居坐在轎中，也要下來小便，叫昌儉看了轎子。端居走到崗下，正然小便，忽聽見草堆中有人叫聲阿育呀。端居吃了一驚道：「這樣荒野之處，如何得有人在此叫喚？一定起早路上被人謀害了！」遂招呼昌儉道：「你快些走來。」

昌儉聽得，連忙走到。端居忙指道：「這草中有人叫喚，你可看來。」昌儉即忙走去尋，那裡有個人影？說道：「沒有人。」端居見說無人，正欲轉身，忽又聽得一聲阿育呀。端居遂立住腳道：「這不是人聲？你聽見嗎？」昌儉道：「果然是人聲。這又奇了！」遂立定再聽，忽又是一聲阿育呀。昌儉連忙走去，卻見一堆的亂草中，微微露出些衣服來。忙說道：「在這裡了！」遂將亂草扯開。

端居也走來，只見一個小學生睡在草中，渾身鮮血。再近前細看，那學生開眼，叫聲阿育救命。端居忙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學生？為何睡在此處？」那學生見問，滿眼流淚，不能出聲。端居想道：「我看他打扮，必非下人。雖面龐受傷，眉目甚是清秀。只不知是被何人所害在此？」遂叫昌儉扶他起來。那學生那裡立得住腳？只得又放他睡在地下。

端居意欲救他，問明來歷，送他回去。卻見他遍體受傷，說不出話來，只流雙淚。端居因想道：「這學生不過十二三歲，有甚大冤大仇而如此受害？莫非前親晚後受其荼毒？今若送回，是速其死也。不如我且帶回，調養好了，問個明白，再作區處。」遂叫昌儉背了，走回原處。轉將他放入轎中，端居卻騎了昌儉的驢兒，一齊而行。

到了碼頭，端居因救那學生，恐怕有人知覺反為不美，轉不便停留。又不便起早，只得倒僱了船，將那學生扶入艙中，遂叫昌儉去買了許多核桃，又買些好酒，與這學生吃。遂而開船。且喜得黃河中順風順水，不一日到了清江浦，又換了小船，昌儉一路服侍那小學生。將有半月，方覺得腫退傷消，進得飲食。船中略可起坐行走。端居大喜，遂問他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為何被人如此損傷？」

那學生一口的北音，說道：「晚生姓唐名昌，因考試進場，忽被人扛抬痛打致死。不期感蒙大人救我性命，調養身痊，恩同再造。」說罷即拜下去。端居連忙扶住道：「此乃汝命未絕，適逢我耳。」又問道：「當時被難，可認得其人否？」唐昌道：「黑夜難辨，只耳中隱隱聽見說道：家私有份了！」端居道：「是了！畢竟是人謀死你，侵占家財。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唐昌道：「今年十三。」端居道：「你既應考，所治何經？」唐昌道：「五經皆熟。」端居便將些文義問他，唐昌即對答如流。

端居大喜，暗想道：「此子後來前程不小。我今無子，不如恩養為一繼子，有何不可？」遂說道：「你今既死逢生，又離家隨我二千餘里，回去甚難。即送汝回，有此仇人，亦必遭其毒害。我今貢選臨江府新喻縣教諭，今雖回家，不久到任。我今子息尚艱，箕裘無繼，欲將汝作螟蛉，若日後得志，再尋根源，未為不可。你心下何如？」

唐昌聽見，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孩兒今日之生，實大人再造之恩，不啻生身父母矣。敢不盡子孝乎？」說罷伏地四拜，道：「自今以後，孩兒不肖，萬望父親訓誨之。」端居大喜，遂受了他四拜。在船中父子相呼。正是：

分明一座丈人峰，轉作螟蛉遠繼宗。

到得人情稱快日，始知天意巧相逢。

端居、唐昌、昌儉三人，不日到了華亭家中。端居即令唐昌拜見母親李氏。端居遂將在路上救他，繼為兒子，一一說知。李氏見了唐昌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甚是愛他，歡喜無限。端居到家，就有許多親戚朋友見他做官，俱來慶賀。慶賀過了，端居又同李氏、唐昌到祖墳祭掃一番。

又隔了數日，早有臨安府新喻縣儒學差人來迎接。端居將家中事情料理一番，遂托昌儉看管。昌儉不敢推辭，端居遂同了李氏並兒子端昌下船，一路上任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署中寂寞官齋冷，知己文章感報恩。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